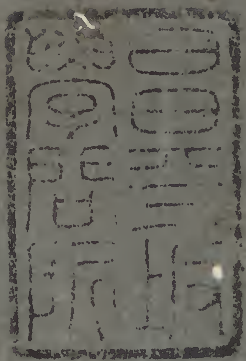


唐書

卷自百册二至百册五
列傳

| | | | |
|-----|---|---|----|
| 漢書門 | | | |
| 二 | 一 | 三 | 五 |
| 八 | 九 | 八 | 六 |
| 册 | 架 | 函 | 號類 |

| | | | |
|------|---|---|----|
| 內閣文庫 | | | |
| 二 | 一 | 三 | 五 |
| 八 | 九 | 八 | 六 |
| 函 | 册 | 架 | 號類 |



傳之十五

| | |
|------|-----------|
| 內閣文庫 | |
| 番號 | 漢 2156 |
| 冊數 | 82 (54) |
| 函號 | 281 7 |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淺草文庫

唐書卷一百三十二 劉吳韋蔣柳沈列傳第五十七

宋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

請大夫守尚書吏部郎充集賢殿脩撰臣宋祁

奉 敕撰

日本安藝州儒臣

堀正脩身之甫 校訂

劉子玄名知幾以玄宗諱嫌故以字行年十二父藏器為授古文尚書業不進父怒楚督之及聞為諸兄講春秋左氏冒往聽退輒辨析所疑歎曰書如是兒何怠父奇其意許授左氏踰年遂通覽羣史與兄知柔俱以善文詞知名擢進士第調獲嘉主簿武后證聖初詔九品



元年

唐書卷一百三十二

列傳

第五十七

以上陳得失子玄上書譏每歲一赦或一歲再赦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又言君不虛授臣不虛受妄受不爲忠妄施不爲惠今羣臣無功遭遇輒遷至都下有車載斗量把推椀脫之諺又謂刺史非三載以上不可徒宜課功殿明賞罰后嘉其直不能用也時吏橫酷淫及善人公卿被誅死者踵相及子玄悼士無良而甘於禍作思慎賦以刺時蘇味道李嶠見而歎曰陸機豪士之流乎周身之道盡矣子玄與徐堅元行沖吳兢等善嘗曰海內知我者數子耳累遷鳳閣舍人兼脩國史中宗時擢太子率更令介直自守累歲不遷會天子西還子玄

自乞留東都三年或言子玄身史臣而私著述驛召至京領史事遷祕書少監時宰相韋巨源紀處訥楊再思宗楚客蕭至忠皆領監脩子玄病長官多意尚不一而至忠數責論次無功又仕偃蹇乃奏記求罷去因爲至忠言五不可曰古之國史皆出一家未聞藉功于衆唯漢東觀集羣儒纂述無主條章不建今史司取士滋多人自爲荀袁家自爲政駿每記一事載一言閣筆相視含毫不斷頭白可期汗青無日一不可漢郡國計書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先集公府乃上蘭臺故史官載事爲廣今史臣唯自詢采二史不注起居百家

同書史
司作吏
司每下
有欲字

弗通行狀二不可史局深籍禁門所以杜顏面防請謁也今作者如林儻示褒貶曾未絕口而朝野咸知孫盛取嫉權門王劭見讐貴族常人之情不能無畏三不可古者史氏各有指歸故司馬遷退處士進姦雄班固抑忠臣飾主闕今史官注記類稟監脩或須直辭或當隱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四不可今監者不肯指授脩者又不遵奉務相推避以延歲月五不可又言朝廷厚用其才而薄其禮至忠得書悵惜不許楚客等惡其言詆切謂諸史官曰是子作書欲致吾何地始子玄脩武后實錄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聽自以爲見用於時而

志不遂乃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譏評今古徐堅讀之歎曰爲史氏者宜置此坐右也又嘗自比楊雄者四雄好雕蟲小伎老而爲悔吾幼喜詩賦而壯不爲期以述者自名雄準易作經當時笑之吾作史通俗以爲愚雄著書見尤於人作解嘲吾亦作釋蒙雄少爲范逡劉歆所器及聞作經以爲必覆醬瓿吾始以文章得譽晚談史傳由是減價其自感槩如此子玄內負有所未盡乃委國史於吳兢別撰劉氏家史及譜考上推漢爲陸終苗裔非堯後彭城叢亭里諸劉出楚孝王黜曾孫居巢侯般不承元王按據明審議者高其博嘗曰吾若得封

必以居巢紹司徒舊邑後果封居巢縣子鄉人以其兄
第六人俱有名號其鄉曰高陽里曰居巢累遷太子左
庶子兼崇文館學士皇太子將釋奠國學有司具儀從
臣著衣冠乘馬子玄議古大夫以上皆乘車以馬爲駢
服魏晉後以牛駕車江左尚書郎輒輕乘馬則御史劾
治顏延年罷官乘馬出入閭里世稱放誕此則乘馬宜
從褻服之明驗今陵廟巡謁王公冊命士庶親迎則盛
服冠履乘輅車他事無車故貴賤通乘馬比法駕所幸
侍臣皆馬上朝服且冠履惟可配車故博帶褒衣革履
高冠是車中服韉而鐙跣而鞍非唯不師於古亦自取

驚流俗馬逸人顛受嗤行路太子從之因著爲定令開
元初遷左散騎常侍嘗議孝經鄭氏學非康成注舉十
二條左證其謬當以古文爲正易無子夏傳老子書無
河上公注請存王弼學宰相宋璟等不然其論奏與諸
儒質辯博士司馬貞等阿意共黜其言請二家兼行惟
子夏易傳請罷詔可會子旣爲大樂令抵罪子玄請於
執政玄宗怒貶安州別駕卒年六十一子玄領國史且
三十年官雖徙職常如舊禮部尚書鄭惟忠嘗問自古
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對曰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
故史者少夫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殖貨有才無

學猶巧匠無榘柝斧斤弗能成室善惡必書使驕君賊
臣知懼此爲無可加者時以爲篤論子玄善持論辯據
明銳視諸儒皆出其下朝有論著輒豫歿後帝詔河南
就家寫史通讀之稱善追贈工部尚書諡曰文六子貺
餽彙秩迅迴

貺字惠卿好學多所通解子玄卒有詔訪其後擢起居
郎歷右拾遺內供奉獻續說苑十篇以廣漢劉向所遺
而刊落怪妄貺嘗以竹書紀年序諸侯列會皆舉諡後
人追脩非當時正史如齊人殲于遂鄭棄其師皆孔子
新意師春一篇錄卜筮事與左氏合知按春秋經傳而

爲也因著外傳云子滋浹

滋字公茂通經術喜持論以蔭歷漣水令楊綰薦材堪
諫官累授左補闕久之去養親東都河南尹李廙奏補
功曹母喪解服除以司勳員外郎判南曹勤職奉法進
至給事中興元元年以吏部侍郎知南選時大盜後旱
蝗相仍吏不能詣京師故命滋至洪州調補以振職聞
貞元二年擢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相無
所設施廉抑畏慎而已明年罷又明年復爲吏部侍郎
遷尚書會御史中丞韋貞伯劾奏吏選不實滋覆疏舛
吏因得爲姦詔與侍郎杜黃裳奪階卒贈陝州大都督

一本滋
作澄

諡曰貞浹亦有學稱生子敦儒家東都母病狂易非笞掠人不能安左右皆亡去敦儒日侍疾躰常流血母乃能下食敦儒怡然不為痛隱留守韋夏卿表其行詔標闕于間元和中權德輿復薦之乃授左龍武軍兵曹參軍分司東都在母喪毀瘠幾死時謂劉孝子後為起居郎達禮好古有祖風云

曰書景名儒子

餗字鼎卿天寶初歷集賢院學士兼知史官終右補闕父子三人更泄史官著史例頗有法彙左散騎常侍終荆南節度使子贊以蔭仕為鄆丞杜鴻漸自劔南還過鄆厨驛豐給楊炎薦彙名儒子擢浙西觀察判官炎入

作贊名儒之子

相進欽州刺史政幹彊濟野媼將為虎噬幼女呼號搏虎俱免觀察使韓滉表贊治有異行加金紫徙常州滉輔政分所統為三道以贊為宣州刺史都團練觀察使治宣十年贊本無學第以剛猛立威官吏重足一迹宣既富饒即厚斂廣貢奉以結恩又不能訓子皆驕傲不度素業衰矣卒贈吏部尚書諡曰敬迴以剛直稱第進士歷殿中侍御史佐江淮轉運使時新更安史亂迴餽運財賦力于職大曆初為吉州刺史治行尤異累遷給事中

秩字祚卿開元末歷左監門衛錄事參軍事稍遷憲部

寬延元年

唐書卷百五

列傳

五

下

員外郎坐小累下除隴西司馬安祿山反哥舒翰守潼關楊國忠欲奪其兵秩上言翰兵天下成敗所繫不可忽房瑄見其書以比劉更生至德初遷給事中久之出爲閬州刺史貶撫州長史卒所著政典止戈記至德新議等凡數十篇

迅字捷卿歷京兆功曹參軍事常寢疾房瑄聞憂不寐曰捷卿有不諱天理欺矣陳郡殷寅名知人見迅歎曰今黃叔度也劉晏每聞其論曰皇王之道盡矣上元中避地安康卒迅續詩書春秋禮樂五說書成語人曰天下滔滔知我者希終不以示人云

吳兢汴州浚儀人少厲志貫知經史方直寡諧比惟與魏元忠朱敬則游二人者當路薦兢才堪論譔詔直史館脩國史遷右拾遺內供奉神龍中改右補闕節閔太子難姦臣誣構安國相王與謀朝廷大恐兢上言文明後皇運不殊如帶陛下龍興恩被骨肉相王與陛下同氣親莫加焉今賊臣日夜陰謀必欲寘之極法相王仁孝遭荼苦哀毀以陛下爲命而自託於手足若信邪佞委之於法傷陛下之恩失天下望芟刈股肱獨任胷臆可爲寒心自昔翦伐宗支委任異姓未有不亡者秦任趙高漢任王莽晉家自相魚肉隋室猜忌子弟海內麋

沸驗之覆車安可重跡且根朽者葉枯源涸者游竭子
弟國之根源可使枯竭哉皇家枝幹夷芟略盡陛下卽
位四年一子弄兵被誅一子以罪謫去惟相王朝夕左
右斗粟之刺蒼蠅之詩不可不察伏願陛下全常棣之
恩慰罔極之心天下幸甚累遷起居郎與劉子玄徐堅
等並職玄宗初立收還權綱銳於決事羣臣畏伏兢慮
帝果而不及精乃上疏曰自古人臣不諫則國危諫則
身危臣愚食陛下祿不敢避身危之禍比見上封事者
言有可采但賜束帛而已未嘗蒙召見被拔擢其忤旨
則朝堂決杖傳送本州或死於流貶由是臣下不敢進

諫古者設誹謗木欲聞已過今封事謗木比也使所言
是有益於國使所言非無累於朝陛下何遽加斥逐以
杜塞直言道路流傳相視怪愕夫漢高帝赦周昌桀紂
之對晉武帝受劉毅桓靈之譏況陛下豁達大度不能
容此狂直耶夫人主居尊極之位顓生殺之權其爲威
嚴峻矣開情抱納諫諍下猶懼不敢盡柰何以爲罪且
上有所失下必知之故鄭人欲毀鄉校而子產不聽也
陛下卽位猶有褚無量張廷珪韓思復辛替否柳澤
袁楚客等數上疏爭時政得失自頃上封事往往得罪
諫者頓少是鵲巢覆而鳳不至理之然也臣誠恐天下

骨鯁士以讜言爲戒撓直就曲斲方爲刳偷合苟容不復能盡節忘身納君於道矣夫帝王之德莫盛於納諫故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又曰朝有諷諫猶髮之有梳猛虎在山林藜藿爲之不采忠諫之有益如此自古上聖之君恐不聞已過故堯設諫鼓禹拜昌言不肖之主自謂聖智拒諫害忠桀殺關龍逢而滅於湯紂殺王子比干而滅於周此其驗也夫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道罔不亡人將疾必先不甘魚肉之味國將亡必先不甘忠諫之說嗚呼惟陛下深監于茲哉隋煬帝驕矜自負以爲堯舜莫已若而諱亡憎諫乃曰有諫我者

當時不殺後必殺之大臣蘇威欲開一言不敢發因五月五日獻古文尚書帝以爲訕已卽除名蕭瑀諫無伐遼出爲河西郡守董純諫無幸江都就獄賜死自是蹇諤之士去而不顧外雖有變朝臣鉗口帝不知也身死人手子孫勦絕爲天下笑太宗皇帝好悅至言時有魏徵王珪虞世南李大亮岑文本劉洎馬周褚遂良杜正倫高季輔咸以切諫引居要職嘗謂宰相曰自知者爲難如文人巧工自謂已長若使達者大匠詆訶商略則蕪辭拙跡見矣天下萬機一人聽斷雖甚憂勞不能盡善今魏徵隨事諫正多中朕失如明鑑照形美惡畢見

當是時有上書益於政者皆黏寢殿之壁坐望卧觀雖
狂瞽逆意終不以爲忤故外事必聞刑戮幾措禮義大
行陛下何不遵此道與聖祖繼美乎夫以一人之意綜
萬方之政明有所不燭智有所不周上心未諭於下下
情未達於上伏惟以虛受人博覽兼聽使深者不隱遠
者不塞所謂闢四門明四目也其能直言正諫不避死
亡之誅者特加寵榮待以不次則失之東隅冀得之桑
榆矣尋以母喪去官服除自陳脩史有緒家貧不能具
紙筆願得少祿以終餘功有詔拜諫議大夫復脩史睿
宗崩實錄留東都詔兢馳驛取進梓宮以父喪解宰相

張說用趙冬曦代之終喪爲太子左庶子開元十三年
帝東封太山道中數馳射爲樂兢諫曰方登岱告成不
當逐狡獸使有垂堂之危朽株之殆帝納之明年六月
大風詔羣臣陳得失兢上疏曰自春以來亢陽不再乃
六月戊午大風拔樹壞居人廬舍傳曰敬德不用厥災
旱上下蔽隔庶位踰節陰侵於陽則旱災應又曰政恃
德隱厥風發屋壞木風陰類大臣之象恐陛下左右有
姦臣擅權懷謀上之心臣聞百王之失皆由權移於下
故曰人主與人權猶倒持太阿授之以柄夫天降災異
欲人主感悟願深察天變杜絕其萌且陛下承天后和

帝之亂府庫未克冗員尚繁戶口流散法出多門昧謁
大行趨競彌廣此弊未革寔陛下庶政之闕也臣不勝
惓惓願斥屏群小不爲慢游出不御之女減不急之馬
明選舉慎刑罰杜僥倖存至公雖有旱風之變不足累
聖德矣始兢在長安景龍間任史事時武三思張易之
等監領阿貴朋佞釀澤浮辭事多不實兢不得志私撰
唐書唐春秋未就至是丐官筆札冀得成書詔兢就集
賢院論次時張說罷宰相在家脩史大臣奏國史不容
在外詔兢等赴館撰錄進封長垣縣男久之坐書事不
當貶荊州司馬以史草自隨蕭嵩領國史奏遣使者就

兢取書得六十餘篇累遷洪州刺史坐累下除舒州天
寶初入爲恒王傅雖年老衰憊甚意猶願還史職李林
甫嫌其衰不用卒年八十兢叙事簡核號良史晚節稍
踈梧時人病其大簡初與劉子玄撰定武后實錄叙張
昌宗誘張說誣證魏元忠事頗言說已然可賴宋璟等
邀勵苦切故轉禍爲忠不然皇嗣且始後說爲相讀之
心不善知兢所爲卽從容謬謂曰劉生書魏齊公事不
少假借柰何兢曰子玄已亡不可受誣地下兢實書之
其草故在聞者歎其直說屢以情斲改辭曰徇公之情
何名實錄卒不改世謂今董狐云

韋述弘機曾孫家廚書二千卷述為兒時誦憶略徧父
景駿景龍中為肥鄉令述從到官元行冲景駿姑子也
為時儒宗常載書數車自隨述入其室觀書不知寢食
行冲異之試與語前世事孰復詳諦如指掌然使屬文
受紙輒就行冲曰外家之寶也舉進士時述方少儀質
陋悅考功員外郎宋之問曰童子何業述曰性嗜書所
撰唐春秋三十篇恨未畢它唯命之間曰本求茂才乃
得遷固遂上第開元初為櫟陽尉祕書監馬懷素奏述
與諸儒即祕書續七志五年而成述好譜學見柳冲所
撰姓族系錄每私寫懷之還舍則又繕錄故於百氏源

一本吾
更修作
項說意

官下脫
官

派為詳乃更撰開元譜二十篇累除右補闕張說既領
集賢院薦述為直學士遷起居舍人從封太山奏東封
記有詔褒美先是詔脩六典徐堅構意歲餘歎曰吾更
脩七書而六典歷年未有所適及蕭嵩引述撰定述始
摹周六官領其屬事歸於職規制遂定初令狐德棻吳
兢等撰武德以來國史皆不能成述因二家參以後事
遂分紀傳又為例一篇嵩欲蚤就復奏起居舍人賈登
著作佐郎李銳助述續述成文約事詳蕭穎士以為
譙周陳壽之流改國子司業克集賢學士累遷工部侍
郎封方城縣侯述典掌圖書餘四十年任史官二十年

寬延元年

澹榮利爲人純厚長者當世宗之接士無貴賤與均蓄
書二萬卷皆手校定黃墨精謹內祕書不逮也古草隸
帖祕書古器圖譜無不備安祿山亂剽失皆盡述獨抱
國史藏南山身陷賊汚僞官賊平流渝州爲刺史薛舒
所困不食死廣德初甥蕭直爲李光弼判官詣闕奏事
稱旨因理述蒼卒犇逼能存國史賊平盡送史官于休
烈以功補過宜蒙恩宥有詔贈右散騎常侍韋氏之顯
者孝友詞學則承慶嗣立遂音樂有萬石達禮儀則叔
夏史才博識有述所著書二百餘篇行於時弟道迪學
業亦亞述與道對爲學士與迪並禮官搢紳高之時趙

冬曦兄弟亦各有名張說嘗曰韋趙兄弟人之杞梓云
蔣又字德源常州義興人徙家河南祖瓌開元中弘文
館學士父將明天寶末辟河中使府安祿山反以計佐
其帥全并潞等州兩京陷被拘乃陽狂以免號王巨引
致幕府歷侍御史擢左司郎中國子司業集賢殿學士
又性銳敏七歲時見庾信哀江南賦再讀輒誦外祖吳
兢位史官又幼從外家學得其書博覽彊記逮冠該綜
羣籍有史才司徒楊綰尤稱之將明在集賢值兵興圖
籍殺舛白宰相請引又入院助力整比宰相張鎰亦奇
之署集賢小職又料次踰年各以部分得善書二萬卷

舊書再
說輒誦
作數編
而成誦
在口

舊書緣
盤作既
乖遠上
有且字

再遷王屋尉克太常禮院脩撰貞元九年擢右拾遺史館脩撰德宗重其職先召見延英乃命之張孝忠子茂宗尚義章公主母亡遺言丐成禮帝念孝忠功即日召為左衛將軍許主下降又上疏以為墨纓禮本緣金革未有奪喪尚主者繆蓋典禮違人情不可為法帝令中使者諭茂宗之母之請又意殊堅帝曰卿所言古禮也今俗借吉而婚不為少對曰俚室窮人子旁無至親乃有借吉以嫁不聞男冒凶而娶陛下建中詔書郡縣主當婚皆使有司循典故母用俗儀公主春秋少待年不為晚請茂宗如禮便帝曰更思之會太常博士韋彤裴

堪諫曰婚禮主人几筵聽命稱事立文謂之嘉所以承宗廟繼後嗣也喪禮創巨者日又痛甚者愈遲二十五月而畢謂之凶所以送死報終示有節也故夫義婦聽父慈子孝昔魯侯改服晉襄墨纓緣金革事則有權變安有釋纓服衣冕裳去聖室行親迎以凶瀆嘉為朝廷爽法疏入帝迂其言促行前詔然心嘉又有守十八年遷起居舍人轉司勳員外皆兼史任帝嘗登凌煙閣視左壁頽剝題文漫缺行纔數字命錄以問宰相無能知者遽召又至答曰此聖曆中侍臣圖贊帝前口以誦補不失一字帝歎曰雖虞世南默寫列女傳不是過會詔

寬延元年

唐書卷一百三十三

禮

下

問神策軍建置本末中書討求不獲時集賢學士甚衆
悉亡以對乃訪又又條據甚詳宰相高郢鄭珣瑜歎曰
集賢有人哉明日詔兼判集賢院事父子爲學士儒者
榮之順宗旣葬議祧廟有司以中宗中興之君當百代
不遷宰相問又又曰中宗卽位春秋已壯而母后篡奪
以移神器賴張柬之等國祚再復蓋曰反正不得爲中
興凡非我失之自我復之爲中興漢光武晉元是也自
我失之因入復之晉孝惠孝安是也今中宗與惠安二
帝同不可爲不遷主有司疑曰五王有安社稷功若遷
中宗則配饗永絕又曰禘祫功臣乃合食太廟中宗廟

雖毀而禘祫並陳太廟此則五王配食與初一也由是
遷廟遂定遷兵部郎中與許孟容韋貫之刪正制敕三
十篇爲開元格後敕李錡誅詔宗正削一房屬籍宰相
召又問一房自大功可乎答曰大功錡之從父昆弟其
祖神通有功配饗於廟雖裔孫之惡而忘其勲不可自
替可乎曰替者錡昆弟其父若幽死社稷今以錡連坐
不可執政然之故罪止錡及子息無旁坐者未幾改祕
書少監復兼史館脩撰與獨孤郁韋處厚脩德宗實錄
以勞遷右諫議大夫裴垍罷宰相而李吉甫惡垍以嘗
監脩故授又太常少卿久之遷祕書監累封義興縣公

卒年七十五贈禮部尚書諡曰懿又在朝廷久居史職二十年每有大政事議論宰相未能決必咨訪之又據經義或舊章以參時事其對允切該詳初以是被遇終亦忤貴近介介不至顯官然資質樸直遇權臣秉政輒數歲不遷嘗疏裴延齡罪惡及拒王叔文當世高之結髮志學老而不厭雖甚寒暑卷不釋于前故能通百家學尤明前世沿革家藏書至萬五千卷初名武憲宗時因進見請曰陛下今日偃武脩文羣臣當順承上意請改名又帝悅時討王承宗兵方罷又恐天子銳於武亦因以諷它日帝見待御史唐武曰命名固多何必曰武

又既改之矣更曰慶羣臣乃知帝且厭兵云又論譔百餘篇五子係伸偕知名仙佶皆位刺史

係善屬文得父典實大和初授昭應尉直史館明年拜右拾遺史館脩撰與沈傳師鄭澣陳夷行李漢參撰憲宗實錄轉右補闕宋申錫被誣文宗怒甚係與左常侍崔玄亮涕泣苦諍申錫得不死歷膳部員外工禮兵三部郎中皆兼史職開成未轉諫議大夫宰相李德裕惡李漢以係友婿出爲桂管觀察使人安其治復坐漢貶唐州刺史宣宗立召爲給事中集賢殿學士判院事轉吏部侍郎歷興元鳳翔節度使懿宗初拜兵部尚書以

唐書卷百五十一 列傳第六十一 下村翻刻
弟伸位丞相懇辭乃檢校尚書右僕射節度山南東道
封淮陽郡公徙東都留守卒子曙字耀之咸通末由進
士第署鄂岳團練判官除虞工二部員外郎改起居郎
黃巢之難曙闔門無噍類以是絕意仕進隱居沈痛中
和二年表請爲道士許之

伸字大直第進士大中二年以右補闕爲史館脩撰轉
駕部郎中知制誥白敏中領邠寧節度表伸自副加右
庶子入知戶部侍郎九年爲翰林學士進丞旨十年改
兵部侍郎判戶部宣宗雅信愛伸每見必咨天下得失
伸言比爵賞稍易人且偷帝愕然曰偷則亂矣伸曰否

非遽亂但人有覬心亂由是生帝嗟嘆伸三起三留曰
它日不復獨對卿矣伸不諭未幾以本官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踰四月解戶部加中書侍郎懿宗卽位兼刑部
尚書監脩國史咸通二年出爲河中節度使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徙宣武俄以太子少保分司東都七年用爲
華州刺史再遷太子太傅表乞骸骨以本官致仕卒贈
太尉

借以父任歷右拾遺史館脩撰轉補闕主客郎中初柳
芳作唐曆大曆以後闕而不錄宣宗詔崔龜從韋澳李
荀張彥遠及借等分年撰次盡元和以續云累遷太常

少卿大中八年與盧耽牛叢王溥盧告撰次文宗實錄
蔣氏世禪儒唯伸及係子兆能以辭章取進士第然不
爲文士所多三世踵脩國史世稱良筆咸云蔣氏日曆
天下多藏焉

柳芳字仲敷蒲州河東人開元末擢進士第由永寧尉
直史館肅宗詔芳與韋述綴輯吳兢所次國史會述死
芳緒成之興高祖訖乾元凡百三十篇叙天寶後事棄
取不倫史官病之上元中坐事徙黔中後歷左金吾衛
騎曹參軍史館脩撰然芳篤志論著不少選忘厭承寇
亂史籍淪缺芳始謫時高力士亦貶巫州因從力士質

開元天寶及禁中事具識本末時國史已送官不可追
刊乃推衍義類做編年法爲唐曆四十篇頗有異聞然
不立褒貶義例爲諸儒譏訕改右司郎中集賢殿學士
卒子登冕

登字成伯淹貫羣書年六十餘始仕官元和初爲大理
少卿與許孟容等刊正敕格以病改右散騎常侍致仕
卒年九十餘贈工部尚書

子璟字德輝寶曆初第進士宏詞三遷監察御史時郊
廟告祭吏部以雜品攝上公璟據開元元和詔書太尉
以宰相攝事司空司徒以僕射尚書師傳攝餘司不及

老限請如舊制從之累遷吏部員外郎文宗開成初爲翰林學士初芳永泰中按宗正謀斷自武德以昭穆系承撰永泰新譜二十篇璟因召對帝歎新譜詳悉詔璟攬撫永泰後事綴成之復爲十篇戶部供筆札稟料遷中書舍人武宗立轉禮部侍郎璟爲人寬信好接士稱人之長游其門者它日皆顯於世會昌二年再主貢部坐其子招賄貶信州司馬終彬州刺史

冕字敬叔博學富文辭且世史官父子並居集賢院歷右補闕史館脩撰坐善劉晏貶巴州司戶參軍還爲太常博士昭德王皇后崩冕與張薦議皇太子宜依晉魏

卒哭除服左補闕穆質請依禮碁而除冕議見用德宗旣親郊廟慎祠事動稽典禮冕以吏部郎中攝太常博士與薦及司封郎中徐岱倉部郎中陸質脩飭儀矩帝疑郊廟每升輒去劔履及象劔尺寸祝語輕重冕據禮以對本末詳明天子嘉異久之以論議勁切執政不善出爲婺州刺史十三年兼御史中丞福建觀察使自以久疏斥又性躁狷不能無恨乃上表乞代且推明朝觀之意曰臣竊感江漢朝宗之誼鹿鳴君臣之讌頌聲之作王道本始國家自兵興不遑議禮方牧未朝讌樂久缺臣限一切之制例無朝集目不覩朝廷之禮耳不聞

宗廟之樂足不踐軒墀之地十有二年于茲矣夫朝會禮之本也唐虞之制羣后四朝以明黜陟商周之盛五歲一見以考制度漢法三載上計以會課最聖唐稽古天下朝集三考一見皆以十月上計京師十一月禮見會尚書省應考績事元日陳貢棊集於考堂唱其考第進賢以興善簡不肖以黜惡自安史亂常始有專地四方多故始有不朝戎臣恃險或不悔過臣忝牧圉之寄憤不朝之臣思一入覲率先天下使君臣之義親而不疏朝覲之禮廢而復舉誠恐負薪溢先朝露覲禮不展臣之憂也比聞諸將帥亡歿者衆臣自憚何德以堪義

長鄉國人情之不忘也闕庭臣子所戀也朝覲國家大禮也三者臣之大願表累上其辭哀切德宗許還會冕奏閩中本南朝畜牧地可息羊馬置牧區於東越名萬安監又置五區於泉州悉索部內馬驢牛羊合萬餘游畜之不經時死耗略盡復調克之民間怨苦坐政無狀代還卒贈工部尚書

沈既濟蘇州吳人經學該明吏部侍郎楊炎雅善之既執政薦既濟有良史才召拜左拾遺史館脩撰初吳兢撰國史爲則天本紀次高宗下既濟奏議以爲則天皇后进以疆有退非德讓史臣追書當稱爲太后不宜曰

上中宗雖降居藩邸而體元繼代本吾君也宜稱皇帝
不宜曰廬陵王睿宗在景龍前天命未集假臨大寶於
誼無名宜曰相王未容曰帝且則天改周正朔立七廟
天命革矣今以周厠唐列為帝紀考于禮經是謂亂名
中宗嗣位在太后前而叙年製紀反居其下方之躋僖
公是謂不智昔漢高后稱制獨有王諸呂為負漢約無
遷鼎革命事時孝惠已歿子非劉氏不紀呂后尚誰與
哉議者猶謂不可況中宗以始年即位季年復祚雖尊
名中奪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表年何所拘闕而列為
二紀魯昭公之出春秋歲書其居曰公在乾侯君在雖

曰書有下有分字

曰書列作製

失位不敢廢也請省天后紀合中宗紀每歲首必書孝
和在所以統之曰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紀
稱中宗而事迹太后名不失正禮不違常矣夫正名所
以尊王室書法所以觀後嗣且太后遺制自去帝號及

曰書在所制作所制下有云云則三字

孝和上諡開元冊命而后之名不易今祔陵配廟皆以
后禮而獨承統于帝是有司不時正失先旨若后姓氏
名諱才藝智略崩葬日月宜入皇后傳題其篇曰則天
順聖武皇后云議不行德宗立銳于治建中二年詔中
書門下兩省分置待詔官三十以見官故官若同正試
攝九品以上者視品給俸至稟餼幹力什器館宇悉有

曰書三下下有以上下

寬延元年

卷之三十三

七

下寸飛

有學文
學理道
論鈐法
度之深
者為之
十四字
官書知
官月二
字

同書皆
言作皆
為
同書自
字作其

老權公錢收子贍用度既濟諫曰今日之治患在官煩
不患員少患不問不患無人兩省官自常侍諫議補闕
拾遺四十員日止兩人待對缺員二十一員未補若謂
見官不足與議則當更選其人若廣聰明以收淹滯先
補其闕何事官外置官夫置錢取息有司之權制非經
治法今置員三十大抵費月不減百萬以息準本須二
千萬得息百萬配戶二百又當復除其家且得入流所
損尤甚今關輔大病皆言百司息錢毀室破產積府縣
未有以革臣計天下財賦耗斂大者唯二事一兵資二
官俸自它費十不當二者一所以黎人重困杼軸空虛

餘雜皆
二者一
作二事
之一
可下有
省也二
字同書
者之作
考夫

何則四方形勢兵未可去資費雖廣不獲已為之又益
以閑官冗食其弊柰何藉舊而置猶可若之何加焉事
遂寢炎得罪既濟坐貶處州司戶參軍後入朝位禮部
員外郎卒撰建中實錄時稱其能子傳師傳師字子言
材行有餘能治春秋工書有楷法少為杜佑所器貞元
末舉進士時給事中許孟容禮部侍郎權德輿樂挽轂
士號權許德輿稱之於孟容孟容曰我故人子盍不過
我傳師往見謝曰聞之丈人脫中第則累公舉矣故不
敢進孟容曰如子可使我急賢詣子不可使子因舊見
我遂擢第德輿門生七十人推為顏子復登制科授太

寬延元年

卷之三十三

三十三

下寸飛

子校書郎以鄆尉直史館轉右拾遺左補闕史館脩撰
遷司門員外郎知制誥召入翰林爲學士改中書舍人
翰林缺承旨次當傳師穆宗欲面命辭曰學士院長參
天子密議次爲宰相臣自知必不能願治人一方爲陸
下長養之因稱疾出帝遣中使敦召李德裕素與善開
曉諄切終不出遂以本官兼史職俄出爲湖南觀察使
方傳師與脩憲宗實錄未成監脩杜元頰因建言張說
令狐岵在外官論次國書今彙史殘課請付傳師即官
下成之詔可寶曆二年入拜尚書右丞復出江西觀察
使徙宣州傳師於吏治明吏不敢罔慎重刑法每斷獄

舊書缺
作未有

召幕府平處輕重盡合乃論決嘗擇郎吏尹倫遲魯不
及事官屬屢白易之傳師曰始吾出長安誠倫曰可關
事不可多事倫如是足矣故所莅以廉靖聞入爲吏部
侍郎卒年五十九贈尚書傳師性夷粹無競更二鎮十
年無書賄入權家初拜官宰相欲以姻私託幕府者傳
師固拒曰誠爾願罷所授故其僚佐如李景讓蕭真杜
牧極當時選云治家不威嚴閨門自化兄弟子姓屬無
親疏衣服飲食如一問餉姻家故人帑無儲錢鬻宅以
葬子詢字誠之亦能文辭會昌初第進士補渭南尉累
遷中書舍人出爲浙東觀察使除戶部侍郎判度支咸

寬延元年

卷之三十三

三十三

下才飛

通四年爲昭義節度使治尚簡易人皆便安奴私侍兒
詢將戮之奴懼結牙將爲亂夜攻詢滅其家贈兵部尚
書左散騎常侍劉潼代爲節度馳至剗奴心祭其靈坐
贊曰唐興史官秉筆衆矣然垂三百年業鉅事叢簡策
孳繁其間巨盜再興圖典焚逸大中以後史錄不存雖
論著之人隨世哀撥而疏并殘餘本末顛倒故聖主賢
臣叛人佞子善惡汨汨有所未盡可爲永懷者矣又舊
史之文猥釀不綱淺則入俚簡則及漏寧當時儒者有
所諱而不得騁耶或因淺仍俗不足於文也亦有待于
後取當而行遠耶何知幾以來工訶古人而拙於用已

歟自韓愈爲順宗實錄議者闕然不息卒竄定無完篇
乃知爲史者亦難言之游夏不能措辭於春秋果可信
已

唐書卷一百三十二終

唐書卷一百三十三 二郭兩王張牛列傳第五十八

宋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

請大夫守尚書吏部郎充集賢殿脩撰臣宋祁

奉 敕撰

日本安藝州儒臣 堀正脩身之甫 校訂

郭虔瓘齊州歷城人開元初錄軍閥遷累右驍衛將軍
兼北廷都護金山道副大總管明年突厥默啜子同俄
特勒圍北廷虔瓘飭壘自守同俄單騎馳城下勇士狙
道在突斬之虜亡酋長相率馬降請悉軍中所資贖同
俄死聞已斬舉軍慟哭去虔瓘以功授冠軍大將軍安

寬延元年

下寸飛川

西副大都護封潞國公建募關中兵萬人擊餘寇遂前
功有詔募士給公乘在所續食將作大匠韋湊上言漢
徙豪族以實關中今畿輔戶口逋耗異時戎虜入盜丁
壯悉行不宜更募驍勇以空京甸資荒服萬人所過遞
馱熟饗亘六千里州縣安所供億秦隴以西多沙磧少
居人若何而濟縱有克獲其補幾何儻稽天誅則諉太
事不省既而虔瓘果不見虜還遷涼州刺史河西節度
大使進右威衛大將軍四年奏家奴八人有戰功求爲
游擊將軍宰相劾其特功亂綱紀不可聽罷之陝王爲
安西都護詔虔瓘爲副虔瓘與安撫招慰十姓可汗使

阿史那獻數持異交訴諸朝玄宗遣左衛中郎將王惠
齎詔書諭解曰朕聞師克在和不在衆以虔瓘獻宿將
當捨嫌窒隙戮力國家自開西鎮列諸軍戎有定區軍
有常額卿等所統蕃漢雜之在乎善用何必加募或云
突騎施圍石城獻所致也葛邏祿稱兵虔瓘所沮也大
將不協小人以逞何功可圖昔相如能誅廉頗寇恂不
吝賈復宜各曠然終承朕命今賜帛二千段及佗珍器
俾諒朕意虔瓘奉詔久之卒軍中以張孝嵩爲安西副
都護孝嵩偉姿貌及進士第而慷慨好兵在安西勸田
訓士府庫盈饒徙太原尹卒以黃門侍郎杜暹代

郭知運字逢時瓜州晉昌人長七尺猿臂虎口以格鬪
功累補秦州三度府果毅從郭虔瓘破突厥有功加右
驍衛將軍封介休縣公吐蕃將全達延乞力徐寇渭源
盜牧馬詔知運與薛訥王駿等相犄角敗之進階冠軍
大將軍兼臨洮軍使封太原郡公賜賚萬計徙隴右諸
軍節度大使鄯州都督突厥降戶阿悉爛跌思泰率
衆叛執單于都護張知運詔以朔方兵追擊至黑山呼
延谷敗之虜棄仗走取副都護還詔知運兼隴右經略
使營柳城開元五年大破吐蕃獻俘京師明年復出將
輕兵丙夜至九曲獲精甲名馬犂牛其衆既獻獲詔分

賜文武五品以上清官及朝集使三品者進兼鴻臚卿
攝御史中丞六州胡康待賓反率王駿討平之拜左武
衛大將軍授一子官賜金帛九年卒于軍年五十五贈
涼州都督知運屯西方戎夷畏憚與王君奭功名略等
時號王郭帝詔中書令張說紀其功於墓碑上元中配
饗太公廟永泰初諡曰威子英傑英乂

英傑字孟武爲左衛將軍幽州副總管開元二十三年
長史薛楚玉遣英傑與裨將吳克勤烏知義羅守忠帥
萬騎及奚衆討契丹屯榆關契丹酋長可突于拒戰都
山下奚衆貳官軍不利知義守忠引麾下遁去英傑克

勤力戰死其下尚六千人殊死戰虜示以英傑首終不屈師遂熾

英又字元武以武勇有名河隴間累遷諸衛員外將軍哥舒翰見之曰是當代吾節制者祿山亂拜秦州都督隴右採訪使賊將高嵩擁兵入汧隴英又僞勞之且具饗既而伏兵發盡虜其衆至德二載加隴右節度使召還改羽林軍大將軍掌衛兵以喪去職史思明陷洛陽謀掠陳蔡詔英又統淮南節度兵賊叩陝虢又改陝西節度潼關防禦使進御史大夫兼神策軍節度使代宗卽位以檢校戶部尚書兼大夫雍王率諸將討賊洛陽

一本繪作圖

留英又殿于陝東都平權知留守無檢御才其麾下與朔方回紇遂大掠都城及鄭汝環千里無居人以功實封三百戶召拜尚書右僕射封定襄郡王日驕蹇爲侈汰陰事宰相元載以又其權未幾嚴武死成都乃拜劍南節度使自以有內主故肆志無所憚初玄宗在蜀時舊宮爲道士祠冶金作帝象盡繪乘輿侍衛每尹至先拜祠後視事英又愛其地勝選輒壞繪像自居之衆始不平又教女伎乘驢擊毬鈿鞍寶勒及它服用日無慮數萬費以資倡樂未嘗問民間事爲政苛暴人以目相謂怨崔寧不已同也出兵襲寧不克寧因人之怨率麾

下五千直擣成都英又拒戰衆皆反戈內攻乃奔簡州
次靈池普州刺史韓澄斬首送寧遂屠其家

王君奐字威明瓜州常樂人初事郭知運爲別奏累功
至右衛副率知運卒代爲河西隴右節度使右羽林軍
將軍判涼州都督事開元十四年吐蕃酋悉諾邏寇大
斗拔谷君奐間其怠率秦州都督張景順乘冰度青海
襲破之以功遷大將軍封晉昌縣伯拜其父壽爲少府
監聽不事君奐凱旋玄宗宴君奐及妻夏於廣達樓賜
金帛夏亦自以戰功封武威郡夫人俄而吐蕃陷瓜州
執刺史田元獻及壽殺居人取資糧進攻玉門軍使人

斬君奐曰將軍常自以忠勇今不一進戰柰何君奐登
陣西向哭兵不敢出初涼州有回紇契苾思結渾四部
世爲酋長君奐微時數往來爲所輕及節度河西回紇
等頗鞅鞅恥爲下君奐怒數督過之旣怨望潛遣人至
東都言狀君奐聞驛奏四部有叛謀帝使中人卽訊回
紇不能自直於是瀚海大都督回紇承宗流灤州渾大
得流吉州賀蘭都督契苾承明流滕州廬山都督思結
歸國流瓊州而承宗黨瀚海州司馬護輸等益不平思
有以復怨會吐蕃使間道走突厥君奐率騎到肅州掩
取之還至甘州護輸徂兵發奪君奐節殺左右親吏剖

其心曰是始謀者君奭引帳下力戰兵盡乃死輸欲以尸奔吐蕃追兵至乃棄尸去帝痛惜之贈特進荊州大都督以喪還京師官護其葬詔張說刻文墓碑帝自書以寵之始吐蕃寇瓜州分遣莽布支攻常樂令賈師順乘城守俄而瓜州陷悉諾邏拜兵攻之數日虜衆有姻家在城中使夜見師順曰州已失守虜悉衆來孤城渠可久不早降以全噍類乎師順曰吾受天子命守此義不可下賊數日又說師順曰明府不降吾衆且還宜有以贈我師順請脫士卒衣襦悉諾邏知無有乃夜徹營去毀瓜州城師順開門收器械復完守備吐蕃果使精

騎還襲見有備乃去以功遷鄯州都督隴右節度使師順岐州人終左領軍將軍

張守珪陝州河北人姿幹環壯慷慨尚節義善騎射以平樂府別駕從郭虔瓘守北庭突厥侵輪臺遣守珪往援中道逢賊苦戰斬首千餘級禽頡斤一人開元初虜復攻北庭守珪從僂道奏事京師因上書言利害請引兵出蒲昌輪臺夾擊賊再遷幽州良杜府果毅時盧齊卿爲刺史器之引與共榻坐謂曰不十年子當節度是州爲國重將願以子孫託可僚屬相期邪稍遷建康軍使王君奭死河西震懼詔以守珪爲瓜州刺史墨離軍

舊書僂道作間
舊書輪臺作輪
社亭杜作

使督餘衆完故城版築方立虜奄至衆失色守珪曰創
夷之餘詎可矢石相确須權以勝之遂置酒城上會諸
將作樂虜疑有備不敢攻引去守珪縱兵擊敗之於是
脩復位署招流冗使復業有詔以瓜州爲都督府卽詔
守珪爲都督州地沙碛不可藝常瀦雪水溉田是時渠
竭爲虜毀材木無所出守珪密禱于神一昔水暴至大
木數千章塞流下因取之脩復堰防耕者如舊州人神
之刻石紀事遷鄯州刺史隴右節度使徙幽州長史河
北節度副大使俄加採訪處置等使契丹奚連年梗邊
牙官可突于胡有謀者前長史趙含章薛楚玉等不能

舊書流 冗作流 亡沙上 有多字 舊書大 木已下 八字塞 流下作 大漂大 木塞礪 而流

舊書無 泉字

曰言田 下有禮 享飲至 下有之 禮二字

制守珪至每戰輒勝虜遂大敗帝喜詔有司告九廟契
丹曾屈刺及突于恐懼乃遣使詐降守珪得其情遣右
衛騎曹王悔詣部計事屈刺無降意徙帳稍西北密引
突厥衆將殺悔以叛契丹別帥李過折與突于爭權不
叶悔因間誘之夜斬屈刺及突于盡滅其黨以衆降守
珪次紫蒙川大閱軍實賞將士傳屈刺突于首於東都
二十三年入見天子會藉由畢卽醮燕爲守珪飲至帝
賦詩寵之加拜輔國大將軍右羽林大將軍賜金綵授
二子官詔立碑紀功久之復討契丹餘黨于捺祿山鹵
獲不訾會裨將趙堪白眞陀羅等彊使平盧軍使烏知

寬延元年

唐書

下木番亥

義度湟水邀叛奚且蹂其稼知義辭不往真陀羅矯詔脅之知義與虜鬪不勝還守珪匿其敗但上克獲狀事頗泄帝遣謁者牛仙童按實守珪逼真陀羅自殺厚賂使者還奏如狀後仙童以贓敗事逮守珪以功貶括州刺史疽發背死子獻誠

獻誠天寶末陷安祿山授偽署後事史思明將兵數萬守汴州東都平史朝義走還汴獻誠不內藉所統兵以州降詔卽拜汴州刺史封南陽郡公改寶應軍左廂兵馬使更封鄧國公既來朝代宗禮賜尤渥擢山南西道節度使討南山劇賊高玉禽之俄兼劔南東川節度時

崔旰殺郭英乂獻誠率眾戰梓州大敗大曆三年以疾歸京師舉其弟獻恭自代以檢校戶部尚書知省事病甚固乞辭位卒始獻誠喜功名爲政寬裕有機略隨方制變而簡廉不逮於父從弟獻恭數有軍功以右羽林軍代爲節度使大曆末破吐蕃於岷州乂之拜東都留守累遷檢校吏部尚書德宗欲徙盧杞爲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上還詔書苦爭獻恭見帝曰高所奏宜聽帝不答復前曰高乃陛下良臣當優異之上遂不徙杞世咨其不撓子煦積閹亦至夏州節度使元和八年振武軍逐節度使李進賢屠其家及判官嚴澈憲宗怒詔煦

以本軍進討許以便宜賜縑三萬爲軍資河東王鏐遣兵五千爲援煦入捕亂卒蘇國珍等數百人誅之卒贈太子太保

獻誠從弟獻甫以軍功試光祿卿殿中監從河中節度使賈耽討梁崇義有勞德宗西幸又從渾瑊討朱泚戰多累遷至金吾將軍檢校工部尚書李懷光叛吐蕃盜邊獻甫領禁兵戍咸陽累年兵農悅安貞元四年代韓游瓌領邠寧節度使邠寧軍素驕憚獻甫嚴因游瓌去遂縱掠邀范希朝爲帥都將楊朝晟誅首亂者獻甫乃得入於是斷山浚塹選巖要地築烽堡請復鹽州及洪

門洛原鎮屯兵詔可獻甫遣兵馬使魏范逐吐蕃築鹽夏二城虜衆畏不敢入寇十二年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卒贈司空

王忠嗣華州鄭人父海賓太子右衛率豐安軍使開元二年吐蕃寇隴右詔隴右防禦使薛訥率杜賓客郭知運王峻安思順禦之以海賓爲先鋒戰武階追北至壕口殺其衆進戰長城堡諸將媚其功按兵顧望海賓戰死大軍乘之斬賊萬七千級獲馬七萬牛羊四十萬玄宗憐其忠贈左金吾大將軍忠嗣時年九歲始名訓授尚輦奉御入見帝伏地號泣帝撫之曰此去病孤也

舊唐書
皇甫惟明

須壯而將之更賜今名養禁中肅宗為忠王帝使與游
及長雄毅寡言有武略上與論兵應對逢蠱起帝器之曰
後白爾為良將試守代州別駕大猾閉門自歛不敢干
法數以輕騎出塞忠王言於帝曰忠嗣敢闕恐亡之由
是召還信安王禕在河東蕭嵩出河西數引為麾下帝
以其年少有復讐志詔不得特將嵩入朝忠嗣曰從公
三年無以歸報天子乃請精銳數百襲虜會贊普大會
閱武鬱標川其下欲還忠嗣不從提刀略陣斬數千人
獲羊馬萬計嵩上其功帝大悅累遷左威衛將軍代北
都督封清源縣男與皇甫惟明輕重不得構忠嗣罪貶

惟明義
勇王是
德焉遂
為所陷

東陽府左果毅河西節度使杜希望欲取吐蕃新羅城
有言忠嗣才者希望以聞詔追赴河西進拔其城忠嗣
錄多授左威衛郎將專知兵馬俄吐蕃大出欲取當新
城晨墜官軍陣衆不敵舉軍皆恐忠嗣單馬進左右馳
突獨殺數百人賊衆驚相蹂軍彥翼掩之虜大敗拜左
金吾衛將軍領河東節度副使大同軍使尋為節度使
二十九年節度朔方兼靈州都督天寶元年北討奚怒
皆戰桑乾河三遇三克耀武漠北高會而還時突厥新
有難忠嗣進軍磧口經略之烏蘇米施可汗請降忠嗣
以其方彊特文降耳乃營木刺蘭山謀虛實因上平戎

寬延元年

平戎

十八策縱反間於拔悉密與葛邏祿回紇三部攻多羅
斯城涉昆水斬米施可汗築大同靜邊二城徙清塞橫
野軍實之併受降振武爲一城自是虜不敢盜塞徙河
東節度使進封縣公忠嗣本負勇敢及爲將乃能持重
安邊不生事嘗曰平世爲將撫衆而已吾不欲竭中國
力以幸功名故訓練士馬隨闕繕補有漆弓百五十斤
每毀之示無所用軍中士氣盛日夜思戰忠嗣縱詭間
伺虜隙時時出奇兵襲敵所向無不克故士亦樂爲用
軍每出召屬長付以兵使授士卒雖弓矢亦誌姓名其
上軍還遺弦亡鏃皆按名第罪以是部下人自勸器甲

克勿日朔方至雲中袤數千里據要險築城堡斥地甚
遠自張仁亶後四十餘年忠嗣繼其功俄爲河西隴右
節度使權朔方河東節度佩四將印勁兵重地控制萬
里近世未有也又授一子五品官後數出戰青海積石
虜輒奔破又討吐谷渾於墨離平其國乃固讓朔方河
東二節度許之帝方事石堡城詔問攻取計忠嗣奏言
吐蕃舉國守之若頓兵堅城下費士數萬然後可圖恐
所得不讐所失請厲兵馬待豐取之帝意不快而李林
甫尤忌其功日鉤撫過咎會董延光建言請下石堡詔
忠嗣分兵應接忠嗣不得已爲出軍而士無賞格延光

舊書既
下有朝
字
明日作
假如明
至見責
見責

不悅河西兵馬使李光弼入說曰大夫愛惜士卒有拒
延光心雖名受詔實奪其謀然大夫已付萬眾而不立
重賞何以賈士勇且大夫惜數萬段賜以啓讒口有如
不捷歸罪大夫大夫先受禍矣忠嗣曰吾固審得一城
不足制敵失之未害於國吾忍以數萬人命易一官哉
明日見責不失一金吾羽林將軍歸宿衛不者黔中上
佐耳光弼謝曰大夫乃行古人事光弼又何言趨而出
延光過期不克果訴忠嗣沮兵又安祿山城雄武扼飛
狐塞謀亂請忠嗣助役因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至不見
祿山而還數上言祿山且亂林甫益惡之陰使人誣告

舊書市
下有時
字來下
有求字

忠嗣嘗養宮中云吾欲奉太子帝怒召入付三司訊驗
罪應死哥舒翰方有寵白上請以官爵贖忠嗣罪帝意
解貶漢陽太守久之徙漢東郡卒年四十五後翰引兵
攻石堡拔之死亡略盡如忠嗣言故當世號為名將初
在朔方至互市輒高償馬直諸蕃爭來市故蕃馬寔少
唐軍精及鎮河隴又請徙朔方河東九千騎以實軍迄
天寶未益滋息寶應元年追贈兵部尚書
贊曰以忠嗣之才戰必破攻必克策石堡之得不當所
亡高馬直以空虜資論祿山亂有萌可謂深謀矣然不
能自免於讒卒死放地自古忠賢工謀於國則拙於身

寶應元年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

十一

下寸飛刊

多矣可勝吒哉

牛仙客涇州鶉觚人初爲縣小史令傅文靜器之會爲隴右營田使引與計事積功遷洮州司馬河西節度使王君奭召爲判官君奭死仙客獨得免蕭嵩代節度復委以軍政仙客清勤不懈接士大夫以信及嵩還執政因薦之稍遷太僕少卿判涼州別駕知節度留後事俄爲節度使開元二十四年代信安王禕爲朔方行軍大總管始在河西齎事省用倉庫積鉅萬器械犀銳崔希逸代之卽以聞帝令刑部員外郎張利馳傳覆視如狀帝悅將用爲尚書宰相張九齡持不可乃封隴西郡公

實討戶二百李林甫探知帝旨稱其材會九齡罷故以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知門下事遙領河東節度副大使爲相謹身無它與時沈浮唯唯恭愿前後錫與緘笈不敢用百司諮決無所處可輒曰如今或帝旣用仙客知時議不歸乘間以問高力士力士曰仙客本胥史非宰相器帝忿然曰朕且用康詵蓋恚言也有爲詵言者詵以爲實喜甚久之封幽國公加左相卒贈尚書右丞相諡曰貞簡

唐書卷一百三十三 林映帝... 其後會... 才番亥

唐書卷一百三十四 宇文韋楊王列傳第五十九

宋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

請大夫守尚書吏部郎充集賢殿脩撰 臣宋祁

奉 敕撰

日本安藝州儒臣

堀正脩身之甫

校訂

宇文融京兆萬年人隋平昌公攷裔孫祖節明法令貞觀中為尚書右丞謹幹自將江夏王道宗以事請節節以聞太宗喜賚絹二百勞之曰朕比不置左右僕射正以公在省耳永徽初遷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代于志寧為侍中坐房遺愛友善貶桂州卒融明辯長於

吏治開元初調富平主簿源乾曜孟溫繼爲京兆賢其人厚爲禮時天下戶版刻隱人多去本籍浮食閭里詭脫繇賦豪弱相并州縣莫能制融由監察御史陳便宜請校天下籍收匿戶羨田佐用度玄宗以融爲覆田勸農使鉤檢帳符得僞勲亡十甚衆擢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融乃奏慕容琦韋洽裴寬班景倩庫狄履溫賈晉等二十九人爲勸農判官假御史分按州縣括正丘畝招徠戶口而分業之又兼租地安輯戶口使於是諸道收沒戶八十萬田亦稱是歲終羨錢數百萬緡帝悅引拜御史中丞然吏下希望融旨不能無擾張空最務多

其獲而流客頗脫不止初議者以生事沮詰百端而帝意向之宰相源乾曜等佐其舉又集羣臣大議公卿雷同不敢異唯戶部侍郎楊瑒以爲籍外取稅百姓困弊得不酬失場坐左遷融乃自請馳傳行天下事無巨細先上勸農使而後上臺省臺省須其意乃行下融所過見高年宣天子恩旨百姓至有感涕者使還言狀帝乃下詔以客賦所在並建常平倉益貯九穀權發斂官司勸作農社使貧富相恤凡農月州縣常務一切罷省使趨刈穫流亡新歸十道各分官屬存撫使遂厥功復業已定州縣季一申牒不須挾名中書令張說素惡融融

每建白說輒引大體廷爭融揣說不善欲先事中傷之
張九齡謂說曰融新用事辯給多詐公不可以忽說曰
狗鼠何能爲會帝封太山還融以選限溥冬請分吏部
爲十銓有詔融與禮部尚書蘇頲刑部尚書韋抗工部
尚書盧從愿右散騎常侍徐堅蒲州刺史崔琳魏州刺
史崔沔荊州長史韋虛心鄭州刺史賈曾懷州刺史王
丘分總而不得參事一決於上融奏選事說屢卻之融
怒乃與御史大夫崔隱甫等廷劾說引術士解禱及受
賕說由是罷宰相融畏說且復用嘗詆不已帝疾其黨
詔說致仕放隱甫于家出融爲魏州刺史方河北大水

卽詔領宣撫使俄兼檢校汴州刺史河南北溝渠隄堰
決九河使又建請墾九河故地爲稻田權陸運本錢收
其子入官興役紛然而卒無成功入爲鴻臚卿兼戶部
侍郎明年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融曰使吾
執政得數月久天下定矣乃薦宋璟爲右丞相裴耀卿
爲戶部侍郎許景先爲工部侍郎當時長其知人而性
卞急少所推下旣居位日引賓客故人與酣飲然而神
用警敏應對如響雖天子不能屈信安王禕節度朔方
融畏其權諷侍御史李宙劾奏之禕密知因玉真公主
高力士自歸翌日宙通奏帝怒罷融爲汝州刺史居宰

相凡百日去而錢穀亦自此不治帝思之讓宰相曰公等暴融惡朕既罪之矣國用不足將奈何裴光庭等不能對即使有司劾融交不逞作威福其息受贓饋狼藉乃貶融平樂尉歲餘司農發融在汴州給隱官息錢巨萬給事中馮紹烈深文推證詔流于巖州道廣州遷延不行爲都督耿仁忠所讓惶恐上道卒初融廣置使額以侈上心百姓愁恐有司寢失職自融始帝猶思其舊功贈台州刺史其後言利得幸者踵相躡皆本於融云子審字審融之貶也審與兄弟侍母京師及聞融再貶不告其家徒步號泣省父使者憐之以車共載達于巖

州後擢進士第累遷大理評事以夏楚大小無制始創杖架以高庠度杖長短又鑄銅爲規齊其巨細楊國忠顯政殺嶺南流人以中使傳口勅行刑畏議者嫉其酷乃以審爲嶺南監決處置等使活者甚衆後終和未二州刺史

韋堅字子全京兆萬年人姊爲惠宣太子妃妹爲皇太子妃中表貴盛故仕最蚤繇祕書丞歷奉先長安令有幹名見宇文融楊慎矜父子以聚斂進乃運江淮租賦所在置吏督察以佐國稟歲終增鉅萬玄宗咨其才擢爲陝郡太守水陸運使漢有運渠起關門西抵長安引

舊書
作關

寬延元年

卷之三

列傳

四

下村飛則

舊書廣
陵之次
有丹陽
晉陵丹
陽京口
衫段晉
陵折造
官端綾
錦下有
鏡器下
有海味

山東租賦汔隋常治之堅為使乃占咸陽壅渭為堰絕
灞澹而東注永豐倉下復與渭合初澹水銜苑左有望
春樓堅于下鑿為潭以通漕二年而成帝為升樓詔羣
臣臨觀堅豫取洛汴宋山東小斛舟三百首貯之潭篙
工柁師皆大笠侈袖芒屨為吳楚服每舟署某郡以所
產暴陳其上若廣陵則錦銅器官端綾繡會稽則羅吳
綾絳紗南海瑇瑁象齒珠琲沉香豫章力士瓦飲器茗
鎗金宣城空青石綠始安蕉葛蚌膽翠羽吳郡方文綾
船皆尾相銜進數十里不絕關中不識連檣挾櫓觀者
駭異先是人間唱得體紇那歌有揚州銅器語開元末

舊書衣
上有白
字

府縣下
有進奏
二字

得寶符於桃林而陝尉崔成甫以堅大輸南方物與歌
語叶更變為得寶歌自造曲十餘解召吏唱習至是衣
缺勝衫錦半臂絳冒頷立艫前倡人數百皆巾幘鮮治
齊聲應和鼓吹合作船次樓下堅跪取諸郡輕貨上於
帝以給貴戚近臣上百牙盤食府縣教坊音樂迭進惠
宜妃亦出寶物供具帝大悅擢堅左散騎常侍官屬賞
有差蠲役人一年賦舟工賜錢二百萬名潭曰廣運堅
進兼江淮南租庸轉運處置等使又兼御史中丞封韋
城縣男堅妻姜皎女李林甫舅子也初甚昵比既見其
寵惡之堅亦自以得天子意銳於進又與左相李適之

寬延元年

唐書卷一百三十四

列傳

四

李林甫

善故林甫授堅刑部尚書奪諸使以楊慎矜代之堅失
職稍怨望河西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數於帝前短林
甫稱堅才林甫知之惟明故爲忠王友王時爲皇太子
矣正月望夜惟明與堅宴集林甫奏堅外戚與邊將私
且謀立太子有詔訊鞠林甫使楊慎矜楊國忠王鉉吉
溫等文致其獄帝惑之貶堅縉雲太守惟明播川太守
籍其家堅諸弟訴枉帝大怒太子懼表與妃絕復貶堅
江夏別駕未幾長流臨封郡弟蘭爲將作少匠冰鄆令
芝兵部員外郎子諒河南府戶曹皆謫去歲中遣監察
御史羅希奭就殺之殺惟明於黔中惟堅妻得原從坐

十餘人倉部員外郎鄭章右補闕內供奉鄭欽說監察
御史豆盧友楊惠嗣薛王瑄皆免官被竄堅始鑿潭多
壞民冢墓起江淮至長安公私騷然及得罪林甫遣使
江淮鉤索堅罪捕治舟夫漕史所在獄皆滿郡縣剝斂
償輸責及鄰伍多裸死牢戶林甫死乃止

楊慎矜隋齊王暕曾孫祖正道從蕭后入突厥及破頡
利可汗乃得歸爲尚衣奉御父隆禮歷州刺史善檢督
吏以嚴辯自名開元初爲太府卿封弘農郡公時御府
財物羨積如丘山隆禮性詳密出納雖尋尺皆自按省
凡物經楊卿者號無不精麗歲常愛省數百萬任職二

十年年九十餘以戶部尚書致仕卒慎矜沈毅任氣健而才初爲汝陽令有治稱隆禮罷太府玄宗訪其子可代父任者宰相以慎餘慎矜慎名皆得父清白帝喜擢慎矜監察御史知太府出納慎餘太子舍人主長安倉慎名大理評事爲含嘉倉出納使被眷尤渥慎矜遷侍御史知雜事高置風格始議輸物有汗傷貴州縣償所直轉輕齋入京師自是天下調發始煩天寶二年權判御史中丞京畿採訪使太府出納如故於時李林甫用事慎矜進非其意固讓不敢拜乃授諫議大夫兼侍御史更以蕭諒爲中丞諒爭輕重不平罷爲陝郡太守林

甫知慎矜爲已屈卒授御史中丞兼諸道鑄錢使韋堅之獄王鉷等方文致而慎矜依違不甚力鉷恨之雖林甫亦不悅鉷父與慎矜外兄弟也故與鉷狎及爲侍御史繇慎矜所引後遷中丞同列慎矜猶以子姓畜之鉷負林甫勢滋不平會慎矜擢戶部侍郎仍兼中丞林甫疾其得君且逼已乃與鉷謀陷之明年慎矜父冢草木皆流血懼以問所善胡人史敬忠敬忠使身桎梏裸而坐林中厭之又言天下且亂勸慎矜居臨汝置田爲後計會婢春草有罪將殺之敬忠曰勿殺賣之可市十牛歲耕田十頃慎矜從之婢入貴妃姊家因得見帝帝愛

其辯惠留宮中寢侍左右帝嘗問所從來婢奏爲慎矜家所賣帝曰彼乏錢邪對曰固將死賴史敬忠以免帝素聞敬忠挾術間質其然婢具言敬忠夜過慎矜坐廷中步星變夜分乃去又白獸勝事帝怒而婢漏言於楊國忠國忠銜方睦陰相語始慎矜奪銜職田辱詬其母又嘗私語讖書銜之未有發也至聞國忠語乃喜且欲嘗帝以取驗異時奏事數稱引慎矜帝悖然曰爾親邪毋相往來銜知帝惡甚後見慎矜輒侵侮不爲禮慎矜怒銜乃與林甫作飛牒告慎矜本嗜後蓄讖緯妖言與妄人交規復隋室帝方在華清宮聞之震怒收慎矜

尚書省詔刑部尚書蕭長大理卿李道邃殿中侍御史盧鉉楊國忠雜訊馳遣京兆士曹參軍吉溫繫慎餘慎名於洛陽獄考治捕太府少卿張瑄致會昌傳舍劾瑄與慎矜共解圖讖榜掠不服鉉遣御史崔器索讖書於慎矜下妻臥內得之詬曰逆賊所寘固密今得矣以示忠首服詰言慎矜不能對有詔杖敬忠賜慎矜瑄死籍其家子女悉置嶺南姻黨通事舍人辛景湊天馬副監万俟承暉閑廐使殿中監韋衢等坐竄徙者十餘族所在部送近親不得仕京師遣御史顏真卿馳洛陽決獄

舊書考
其小妻
韞珠圖
乃在豎
櫃上作
一閤幽
等

寬延元年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舊書慎
名神色
不交入
房中作
書曰拙
於謀運
不能靜
退兄弟
并命唯
姊尚存
老年孤
楚何以
堪此

慎餘慎名聞兄死皆哭既讀詔輟哭慎名曰奉詔不敢
稽死但寡姊垂白作數行書與別真卿許之索筆曰拙
於謀已兄弟併命姊老孤楚何以堪此遂縊手指天而
絕慎矜兄弟友愛事姊如母儀幹皆秀偉愛賓客標置
不凡著稱於時慎名嘗視鑑歎曰兄弟皆六尺餘此貌
此才欲見容當世難矣胡不使我少體弱邪世哀其言
寶應初慎矜王琚韋堅皆復官爵
王鉷中書舍人璿側出子也初為鄆尉遷監察御史擢
累戶部郎中數按獄深文玄宗以為才進兼和巿和糴
長春宮戶口色役使拜御史中丞京畿關內採訪黜陟

舊書渾
作渾

使林甫方興大獄撼東宮誅不附已者以鉷險刻可動
以利故倚之使鷲擊狼噬鉷所摧陷多抵不道又厚誅
斂嚮天子意人雖被縲貸鉷更奏取脚直轉異貨百姓
間關輸送乃倍所賦又取諸郡高戶為租庸脚士大抵
貨業皆破督責連年人不賴生帝在位又妃御服玩脂
澤之費日侈而橫與別賜不絕于時重取於左右藏故
鉷迎帝旨歲進錢鉅億萬儲禁中以為歲租外物供天
子私帑帝以鉷有富國術寵遇益厚以戶部侍郎仍御
史中丞加檢察內作閑廐使苑內營田五坊宮苑等使
隴右羣牧度支營田使天寶八載有士李渾上言見太

寬延元年

下才飛

舊書太
院作使

白老人告玉版祕記事帝詔鉞按其地求得之因是羣
臣奉上帝號明年鉞為御史大夫兼京兆尹加知總監
裁接使於是領二十餘使中外畏其權鉞於第左建太
院文書叢委吏爭入求署一字累數日不得者天子使
者賜遺相望聲焰薰灼帝寵任鉞亞林甫而楊國忠不
如也然鉞畏林甫謹事之安祿山怙寵見林甫白事稍
自怠林甫欲示之威而以事召王大夫俄而鉞至趨進
俯伏祿山不覺自失鉞語久祿山益恭故林甫雖忌其
盛亦以附已親之子準為衛尉少卿以鬪雞供奉禁中
林甫子岫亦親近準驕甚凌岫出其上過駙馬都尉王

舊書術
王下有
任海川
三字

繇以彈彈其中折玉簪為樂既置酒永穆公主親視供
具萬年尉韋黃裳長安尉賈季隣等候準經過饌具倡
樂必素辦無敢違意鉞事嫡母孝而與弟鐸友愛鐸疾
鉞官達常忿慢不弟鉞終不異情鐸歷戶部郎中鉞與
鐸召術士語不軌術士驚引去鉞畏事泄託它事捕殺
之以絕口王府司馬安定公主子韋會竊語於家左右
往白鉞鉞遣季隣收會長安獄夜縊死以尸還家會姻
屬權近而惕息不敢言鉞封太原縣公兼殿中監為中
丞也與楊國忠同列用林甫薦為大夫故國忠不悅鐸
與邢縝善縝鴻臚少卿璫子也以功名相期鉞因鐸亦

寬延元年

唐書卷一百四

列傳

九

丁未

交緯十一載四月緯與鐸謀引右龍武軍萬騎燒都門
誅執政作難先一日事覺帝召鐸付告牒鐸意鐸與緯
連故緩其事但督兩縣尉捕賊賈季隣逢鐸於路鐸謂
曰我與緯有舊今反恐妄相引君勿受既至緯與其黨
持弓刃突出格鬪鐸與國忠繼至緯黨相語曰勿鬪大
夫或白國忠曰賊語陰相謂不可戰會高力士以飛龍
小兒甲騎四百至斬緯盡禽其黨國忠奏鐸與謀帝不
信林甫亦爲鐸言故帝原鐸不問然欲鐸請鐸罪使國
忠諷之鐸良乂曰弟爲先人所愛義不欲捨而謀存帝
聞頗怒而陳希烈固爭當以大逆鐸未知方上表自解

有詔希烈訊鐸矣有司不肯通奏鐸見林甫林甫曰事
後矣俄而鐸至國忠問曰大夫與否未及應侍御史裴
冕叱鐸曰上以大夫故官君五品君爲臣不忠爲弟不
誼大夫豈與反事乎國忠愕然曰與固不可隱不與不
可妄鐸乃曰兄不與獄具詔鐸杖死鐸賜死三衛尉冕
請國忠以其尸歸斂葬之諸子悉誅家屬徙遠方有司
籍第舍數日不能徧至以寶鈿爲井幹引泉激霜號自
甬亭其奢侈類如此鐸兄錫見諸弟貴盛不肯仕鐸彊
之爲太子僕至是貶東區尉死於道時人傷焉初鐸附
楊慎矜以貴已而佐林甫陷慎矜覆其家凡五年而鐸

亦族矣。盧鉉者，本以御史事韋堅，爲判官。堅被劾，鉉發其私，以結林甫。又善張瑄，及按慎矜，則誣瑄死。至鉉得罪，方爲閑廩判官。妄曰：大夫以牒索馬五百，我不與，衆疾其反覆，貶廬江長史。它日見瑄，如平生，乃曰：公何得來？此願假須臾，卒死。

贊曰：開元中，宇文融始以口利得幸。於時，天子見海內完治，偃然有攘卻四夷之心。融度帝方調兵食，故議取隱戶剩田，以中主欲利說。一開，天子恨得之晚，不十年而取宰相。雖後得罪，而追恨融才有所未盡也。孟子所謂上下征利，而國危者，可不信哉！天寶以來，外奉軍興，

內蠱艷妃，所費愈不貲。計於是，韋堅、楊慎、王鉷、楊國忠各以裒刻進，剝下益上，歲進羨緡百億萬爲天子私藏，以濟橫賜。而天下經費自如，帝以爲能，故重官累使，尊顯烜赫，然天下流亡日多於前。有司備員不復事，而堅等所欲，既克還，用權媚以相屠脅，四族皆覆。爲天下笑，夫民可安而不可擾，利可通而不可竭。觀數子，乃欲擾而竭之，斂怨基亡，則向所謂利者，顧不反哉！鉷、國忠後出橫虐，最甚當方，毒天下，復思融云。

唐書卷一百三十四 列傳第六十

唐書卷一百三十四

唐書卷一百三十五 哥舒高封列傳第六十

宋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

請大夫守尚書吏部郎充集賢殿脩撰臣宋祁

奉 敕撰

日本安藝州儒臣 堀正脩身之甫 校訂

哥舒翰其先蓋突騎施酋長哥舒部之裔父道元為安西都護將軍赤水軍使故仍世居安西翰少補效穀府果毅家富于財任俠重然諾縱捕酒長安市年四十餘遭父喪不歸不為長安尉所禮慨然發憤游河西事節度使王倕倕攻新城使翰經略稍知名又事王忠嗣署

寬延元年 唐書卷一百三十五 列傳第六十

衙將翰能讀左氏春秋漢書通大義疏財多施予故士
歸心爲大斗軍副使佐安思順不相下忠嗣更使討吐
蕃副將倨見翰怒立殺之麾下爲股抃遷左衛郎將吐
蕃盜邊與翰遇苦拔海吐蕃枝其軍爲三行從山差池
下翰持半段槍迎擊所嚮輒披靡名蓋軍中擢授右武
衛將軍副隴右節度爲河源軍使先是吐蕃候積石軍
麥熟歲來取莫能禁翰乃使王難得楊景暉設伏東南
谷吐蕃以五千騎入塞放馬褫甲將就田翰自城中馳
至塵鬪虜駭走追北伏起悉殺之隻馬無還者翰嘗逐
虜馬驚陷于河吐蕃三將欲刺翰翰大呼皆擁矛不敢

動救兵至追殺之翰有奴曰左車年十六以膂力聞翰
工用槍追及賊擬槍於肩叱之賊反顧翰刺其喉剔而
騰之高五尺許乃墮左車卽下馬斬其首以爲常會忠
嗣被罪帝召翰入朝部將請齎金帛以救忠嗣翰但齎
襪裝曰使吾計從奚取於是不行用此足矣翰至帝虛
心待與語異之拜鴻臚卿爲隴右節度副大使翰已謝
卽極言忠嗣之枉帝起入禁中翰叩頭從帝且泣帝寤
爲末貸其罪忠嗣不及誅朝廷稱其義踰年築神威軍
青海上吐蕃攻破之更築於龍駒島有白龍見因號應
龍城翰相其川原宜畜牧謫罪人二千戍之由是吐蕃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 二十一 吐蕃 亥
不敢近青海天寶八載詔翰以朔方河東羣牧兵十萬
攻吐蕃石堡城數日未克翰怒捽其將高秀巖張守瑜
將斬之秀巖請三日期如期而下遂以赤嶺爲西塞開
屯田備軍實加特進賜資彌渥十一載加開府儀同三
司翰素與安祿山安思順不平帝每欲和解之會三人
俱來朝帝使驃騎大將軍高力士宴城東翰等皆集詔
尚食生擊鹿取血滹腸爲熱浴河以賜之翰母于闐王
女也祿山謂翰曰我父胡母突厥公父突厥母胡族類
本同安得不親愛翰曰諺言狐向窟嗥不祥以忘本也
兄旣見愛敢不盡心祿山以翰譏其胡怒罵曰突厥敢

爾翰欲應之力士目翰翰託醉去久之進封涼國公兼
河西節度使攻破吐蕃洪濟大莫門等城收黃河九曲
以其地置洮陽郡築神策宛秀二軍進封西平郡王賜
音樂田園又賜一子五品官裨將賞拜有差宰相楊國
忠惡祿山白發其反狀故厚結翰俄進太子少保翰嗜
酒極聲色因風痺體不仁旣疾廢遂還京師闔門不朝
請十四載祿山反封常清以王師敗帝乃召見翰拜太
子先鋒兵馬元帥以田良丘爲軍司馬蕭昕爲判官王
思禮鉗耳大福李承光高元蕩蘇法鼎管崇嗣爲屬將
火拔歸仁李武定渾萼契苾寧以本部隸麾下凡河隴

朔方奴刺等十二部兵二十萬守潼關師始東先驅牙
旗觸門墮注旄干折衆惡之天子御勤政樓臨送詔翰
以軍行過門毋下百官郊餞旌旗且二百里翰惶恐數
以疾自言帝不聽然病痼不能事以軍政委良丘使王
思禮主騎李承光主步三人爭長政令無所統一衆攜
弛無鬪意明年進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祿山遣子慶緒攻關翰擊走之始安思順度祿山必反
嘗爲帝言得不坐翰既惡祿山又怨思順及是知重兵
在已有所論請天子重違因僞爲賊書遣思順者使關
邏禽以獻翰因疏七罪請誅之有詔思順及弟元貞皆

賜死徙放其家國忠始懼或說翰曰祿山本以誅國忠
故稱兵今若留卒三萬守關悉精銳度漼水誅君側此
漢挫七國計也思禮亦勸翰翰猶豫未發謀頗露國忠
大駭入見帝曰兵法安不忘危大兵在潼關而無後殿
萬有一不利京師危矣旣募牧兒三千人日夜訓練以
劔南列將分統之又募萬人屯灞上使腹心杜乾運爲
帥翰疑圖已表請乾運兵隸節下因詭召乾運計事者
至軍卽斬首梟牙門并其軍國忠愈恐謂其子曰吾無
死所矣然翰亦不自安又謀久不決數奏言祿山雖竊
據河朔不得人心請持重以敝之待其離隙可不血刃

而禽賊將崔乾祐守陝郡，仆旗鼓，羸師以誘戰。覘者曰：賊無備，可圖也。帝信之，詔翰進討。翰報曰：祿山習用兵，今始為逆，不能無備。是陰計誘我，賊遠來利在速戰。王師堅守，毋輕出關，計之上也。且四方兵未集，宜觀事勢，不必速當。是時祿山雖盜河洛，所過殘殺人，人怨之，淹時月不能進尺寸地。又郭子儀、李光弼兵益進，取常山十數郡。祿山始悔反矣。將還幽州，以自固。而國忠計迫，謬說帝趣翰出潼關，復陝洛。時子儀、光弼遙計曰：翰病且老，賊素知之，諸軍烏合不足戰。今賊悉銳兵南破宛洛，而以餘衆守幽州，吾直擣之，覆其巢窟，質叛族以招

逆徒，祿山之首可致。若師出潼關，變生京師，天下殆矣。乃極言請翰固關，無出軍。而帝入國忠之言，使使者趣戰，項背相望也。翰窘不知所出，六月引而東，慟哭出關，次靈寶西原，與乾祐戰，由關門七十里，道險隘，其南薄山，北阻河，賊以數千人先伏險，翰浮舟中流以觀軍。謂乾祐兵寡，易之，促士卒進，道阻無行列，賊乘高，頽石下擊殺士甚衆。翰與良丘登北阜，以軍三萬夾河，鳴鼓思禮等以精卒居前，餘軍十萬次之。乾祐為陣十五五，或卻或進而陷，乃五千列陣，後王師視其陣無法，指觀嗤笑曰：禽賊乃會食及戰。乾祐旗少偃，如欲遜者。王師

懈不爲備，伏忽起，薄戰皆奮死，鬪，翰以氈蒙馬車，畫龍虎飾金銀爪，且將駭賊，持戈矢逐北，賊負薪塞路，順風火其車，燦焱熾突，騰煙如夜，士不復相辨，自相鬪，殺尸血狼籍，久乃悟，又棄甲奔山谷，及陷河，死者十一，二有糧艘百餘，軍爭濟，艘輒沈，至縛矛盾，乘以度，喧呌振天地，賊乘之奔潰，略盡，始關門，有二塹，廣二丈，深一丈，士馬奔蹙，相壓，走少，選塹平，後至者踐之，以入，旣敗，翰引數百騎，絕河還營，羸兵裁八千，至潼津，收散卒，復守關，乾祐進攻，於是火拔歸仁等給翰，出關，翰曰：「何邪？」曰：「公以二十萬衆，一日覆沒，持是安歸？」公不見高仙芝等事。

平翰曰：「吾寧效仙芝死，汝舍我歸仁，不從，執以降賊，械送洛陽，京師震動。」由是天子西幸，祿山見翰，責曰：「汝常易我，今何如？」翰俯伏謝罪，曰：「陛下撥亂主，今天下未平，李光弼在土門，來瑱在河南，魯炆在南陽，臣爲陛下以尺書招之，三百可平，祿山悅，卽署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執火拔歸仁，曰：「背主忘義，吾不尔容，斬之。」翰以書招諸將，諸將皆讓翰不死節，祿山知事不可就，囚之，東京平安，慶緒以翰度河，及敗，乃殺之，翰爲人，嚴少恩，軍行未嘗卹士，飢寒有啗民樵者，痛笞辱之，監軍李大宜在軍中不治事，與將士樗蒲飲酒，彈箜篌琵琶爲樂，而

士米粒不饜帝令中人哀思藝勞師士皆訴衣服穿空
帝卽斥御服餘者製袍十萬以賜其軍翰藏庫中及敗
封鏑如故先是有客梁慎初遺翰書請堅壁勿戰以屈
賊翰善之奏爲左武衛曹參軍留幕府及翰與國忠
貳慎初曰難將作矣乃遁去翰失守華陰馮翊上洛郡
官吏皆潰帝遣劍南將劉光庭等將新募兵萬餘人往
助翰未至而翰被縛云其後贈太尉諡曰武愍子曜字
子明八歲玄宗召見華清宮擢尚輦奉御累遷光祿卿
以翰陷賊哀憤號慟故吏裴冕杜鴻漸等見之歎息李
光弼討河北曜請行拜鴻臚卿爲光弼副降安太清救

宋州有功改殿中監襲封爲東都鎮守兵馬使德宗立
召爲左龍武大將軍李希烈陷汝州以周晃爲僞刺史
詔拜曜東都汝州行營節度使將鳳翔邠寧涇原奉天
之時兵萬人討希烈帝召見問曰卿治兵孰與父賢對
曰先臣臣安敢比但斬長蛇殪封豕然後待罪私室臣
之願也帝曰爾父在開元時朝廷無西憂今朕得卿亦
不東慮及行帝祖通化門是日牙于折時以翰出師已
如此而斬持旗者卒以敗今曜復爾人憂之曜擊賊收
汝州禽是以獻斬其將二人希烈退保許州詔城襄城
曜以疲人版築不如按甲持重以挫之帝不許有詔督

戰曜進次賴橋雷震軍中七馬斃曜懼還屯襄城希烈遣衆萬人縱火攻柵殪人于塹以薄壘曜苦戰破之居數月希烈自率兵三萬圍曜築甬道屬城矢集如雨帝遣神策將劉德信以兵三千援之又詔河南都統李勉出兵相倚角勉以希烈在外許守兵少乘虛襲之希烈自解乃遣部將與德信趨許未至有詔切讓使班師德信等惶惑還軍無斥候至扈澗爲賊設伏詭擊死者殆半器械輜重皆亡德信走汝州勉恐東都危使將李堅華以兵四千往守賊梗道不得入汴兵沮襄城圍益急帝乃詔普王以荆襄江西鄂沔之師討蔡州詔涇原節

度使姚合言抹襄城未行京師亂帝幸奉天襄城陷曜走洛陽會母喪奪爲東都畿汝節度使遷河南尹曜拙於統御而銳殺戮士畏而不懷貞元元年部將叛夜焚河南門曜挺身免帝以汴州刺史薛珏代之召入爲鴻臚卿終右驍衛上將軍贈幽州大都督子七人俱以儒聞岨茂才高第有節槩嶠岷岷皆明經擢第

高仙芝高麗人父舍雞初以將軍隸河西軍爲四鎮校將仙芝年二十餘從至安西以父功補游擊將軍數年父子並班仙芝美姿質善騎射父猶以其儒緩憂之初事節度使田仁琬蓋嘉運等不甚知名後事夫蒙靈登

舊書其

乃善遇之開元末表為安西副都護四鎮都知兵馬使
小勃律其王為吐蕃所誘妻以女故西北二十餘國皆
羈屬吐蕃自仁琬以來三討之皆無功天寶六載詔仙
芝以步騎一萬出討是時步兵皆有私馬自隨仙芝乃
自安西過撥換城入握瑟德經疏勒登葱嶺涉播密川
遂頓特勒蒲川行凡百日特勒蒲川即五識匿國也仙
芝乃分軍為三使疏勒趙崇玘自北谷道撥換賈崇瓏
自赤佛道仙芝與監軍邊令誠自護密俱入約會連雲
堡堡有兵千餘城南因山為柵兵九千守之城下據婆
勒川會川漲不得渡仙芝殺牲祭川命士人齋三日糝

舊書疏勒撥換下並有守捉二字

舊書越下有城字

舊書夷橋簡有藤字

集水涯士不甚信既涉旗不濡羈不濡兵已成列仙芝
喜告令誠曰嚮吾方涉賊擊我我無類矣今既濟而陣
天以賊賜我也遂登山挑戰日未中破之拔其城斬五
千級生禽千人馬千餘匹衣資器甲數萬計仙芝欲遂
深入令誠懼不肯行仙芝留羸弱三千使守遂引師行
三日過坦駒嶺嶺峻絕下四十里仙芝恐士憚險不敢
進乃潛遣二十騎衣阿弩越胡服來迎先語部校曰阿
弩越胡來迎我無慮矣既至士不肯下曰公驅我何去
會二十人至曰阿弩越胡來迎已斷娑夷橋矣仙芝即
陽喜令士盡下娑夷河弱水也既行三日越胡來迎明

寬延元年 唐書卷一百五十五 列傳 九 下 寸 翻 刻

日至阿弩越城遣將軍席元慶以精騎一千先往謂小勃律王曰不闕若城吾假道趨大勃律耳城中大會領皆吐蕃腹心仙芝密令元慶曰若酋領逃者第出詔書呼之賜以繒綵至皆縛以待我元慶如言仙芝至悉斬之王及妻逃山穴不可得仙芝招喻乃出降因平其國急遣元慶斷娑夷橋其暮吐蕃至不克度橋長度一箭所及者功一歲乃成八月仙芝以小勃律王及妻自赤佛道還連雲堡與令誠俱班師於是拂赫大食諸胡七十二國皆震攝降附仙芝遣判官王庭芬奏捷京師軍至河西靈贊怒不迎勞既見罵曰高麗奴于闐使爾何

從得之仙芝懼且謝曰中丞力也又曰焉耆鎮守使安西副都護都知兵馬使皆何從得之荅曰亦中丞力也靈贊曰審若此捷書不待我而敢即奏何邪奴當斬顧新立功故貸尔仙芝不知所爲令誠密言狀於朝且曰仙芝立功而以憂死後孰爲朝廷用者帝乃擢仙芝鴻臚卿假御史中丞代靈贊爲四鎮節度使而詔靈贊還靈贊懼仙芝朝夕見輒趨走靈贊益慙副都護程千里衙將畢思琛行官王滔康懷順陳奉忠等皆嘗譖仙芝於靈贊者既視事呼千里嫚罵曰公面雖男兒而心似婦女何邪謂琛曰爾奪吾城東千石種田憶之乎對曰

破石以下十二
字旧書作獲石
國大塊
瑟七十
餘石真
金吾六

公見賜者仙芝曰尔時吾畏汝威豈憐汝而賜邪又召
滔欲粹辱良久皆釋曰吾不恨矣由是舉軍安之俄加
左金吾衛大將軍與一子五品官九載討石國其王車
鼻施約降仙芝為俘獻闕下斬之由是西域不服其王
子走大食乞兵攻仙芝於怛邏斯城以直其冤仙芝為
人貪破石獲瑟瑟十餘斛黃金五六囊駝良馬寶玉甚
眾家貲累鉅萬然亦不甚愛惜人有求輒與不問幾何
尋除武威太守代安思順為河西節度使羣胡固留思
順更拜右羽林軍大將軍封密雲郡公祿山反榮王為
元帥仙芝副之領飛騎曠騎及朔方等兵出禁財募關

輔士五萬繼封常清東討帝御勤政樓引榮王受命宴
仙芝以下帝又幸望春亭勞遣詔監門將軍邊令誠監
軍次陝郡而常清敗還仙芝急乃開太原倉悉以所有
賜士卒焚其餘引兵趨潼關會賊至甲仗資糧委於道
彌數百里既至關勒兵繕守具士氣稍稍復振賊攻關
不得入乃引還初令誠數私於仙芝仙芝不應因言其
逗撓狀以激帝且云常清以賊搖眾而仙芝棄陝地數
百里賸盜稟賜帝大怒使令誠即軍中斬之令誠已斬
常清陳尸於遽蔭仙芝自外至今令誠以陌刀百人自從
曰大夫亦有命仙芝遽下曰我退罪也死不敢辭然以

寬延元年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

十一

仙芝

我爲盜頡資糧誣也謂令誠曰上天下地三軍皆在君
豈不知又顧麾下曰我募若輩本欲破賊取重賞而賊
勢方銳故遷延至此亦以固關也我有罪若輩可言不
爾當呼枉軍中咸呼曰枉其聲殷地仙芝視常清尸曰
公我所引拔又代吾爲節度今與公同死豈命歟遂就
死

封常清蒲州猗氏人外祖教之讀書多所該究然孤貧
年過三十未有名夫蒙靈登爲四鎮節度使以高仙芝
爲都知兵馬使嘗出軍奏僉從三十餘人衣構鮮明常
清慨然投牒請豫常清素脊又脚踏仙芝陋其貌不納

明日復至仙芝謝曰僉已足何庸復來常清怒曰我慕
公義願事鞭勒故無媒自前公何見拒深乎以貌取士
恐失之子羽公其念之仙芝猶未納乃曰候門下仙芝
不得已竄名僉中會達奚諸部叛自黑山西趣碎葉有
詔邀擊靈登使仙芝以二千騎追躡達奚行遠人馬疲
禽馘略盡常清於幕下潛作捷布具記井泉次舍克賊
形勢謀略條最明審仙芝取讀之皆意所欲出乃大駭
卽用之軍還靈登迎勞仙芝已去奴秣帶刀而判官劉
眺獨孤峻爭問向捷布誰作者公幕下安得此人答曰
吾僉封常清也眺等驚進揖常清坐與語異之遂知名

以功授豐州戍主仍爲判官仙芝破小勃律代靈登爲
安西節度使常清以從戰有勞擢慶王府錄事參軍事
爲節度判官仙芝征討常知從務常清才而果曾無疑
事仙芝委家事於郎將鄭德詮其乳母子也威動軍中
常清嘗自外還諸將前謁德詮見常清始貴易之走馬
突常清騶士去常清命左右引德詮至廷中門輒閉因
離席曰吾起細微中丞公過聽以主留事郎將安得無
禮因叱曰須暫假郎將死以肅吾軍因杖死以面仆地
曳出之仙芝妻及乳母哭門外救請不能得遽以狀白
仙芝仙芝驚及見常清憚其公不敢讓常清亦不謝會

大將有罪又殺二人軍中莫不股慄仙芝節度河西復
請爲判官久之擢安西副大都護安西四鎮節度副大
使知節度事未幾改北庭都護持節伊西節度使常清
性勤儉耐勞苦出軍乘騾私廩裁二馬賞罰分明天寶
末入朝而安祿山反帝引見問何策以討賊常清見帝
憂因太言曰天下太平久人不知戰然事有逆順勢有
奇變臣請馳至東京悉府庫募驍勇挑馬箠度河計日
取逆胡首以獻闕下天子壯之明日以常清爲范陽節
度副大使乘駟赴東京常清募兵得六萬人然皆市井
庸保乃部分旗幟斷河陽橋以守賊移書平原令太守

顏真卿以兵七千防河真卿馳使司兵參軍事李平入
奏常清取平表發視卽倚帳作書遺真卿勸堅守且傳
購祿山檄數十函與之真卿得以分曉諸郡祿山度河
陷滎陽入兗子谷先驅至葵園常清使驍騎拒之殺拓
羯數十百人賊大軍至常清不能禦退入上東門戰不
利賊鼓而進劫官吏再戰於都亭驛又不勝引兵守宣
仁門復敗乃自提象門出伐大木塞道以殿至穀水西
奔陝語高仙芝曰賊銳甚難與爭鋒潼關無兵一夫奔
突則京師危不如急守潼關仙芝從之敗書聞帝削常
清官使白衣隸仙芝軍効力仙芝使衣黑衣監左右部

舊書殿
作礙

軍及邊令誠以詔書至示之常清曰吾所以不死者恐
汙國家節度戮賊手今死乃甘心始常清敗徑入關欲
見上陳討賊事至渭南有詔赴潼關常清憂懼爲表以
謝且言自東京陷二遣使表論成敗不得對又言臣死
後望陛下無輕此賊則社稷安至是臨刑以表授令誠
而死人多哀之

舊書節
度作旌
麾

贊曰祿山哀百鬪驍虜乘天下忘戰主德耄勤故提戈
內譟人情崩潰常清乃驅市人數萬以嬰賊鋒一戰不
勝卽奪爵土欲入關見天子論成敗事使者三輩上書
皆不報回斬于軍仙芝棄陝守關遏賊西勢以喪地被

寬延元年

唐書卷一百三十五

列傳

三

下寸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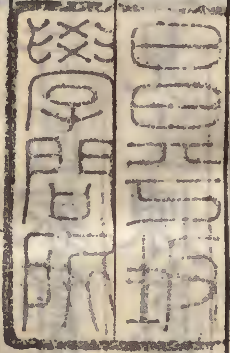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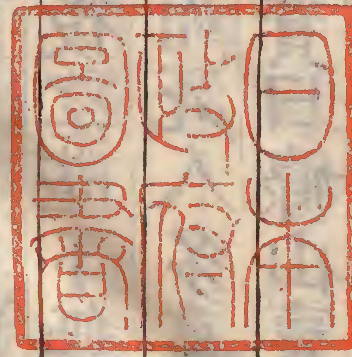
唐書卷一百三十五

列傳

三

下寸飛

唐書卷一百三十五
列傳
三十一
本番亥
誅玄宗雖為左右蒙瞽然荒奪其明亦甚矣卒使叛將
得藉口執翰以降賊嗚呼非天熟其惡使亂四海舉黔
首而殘之邪彼二將奚誅焉



唐書卷一百三十五

